落地，又猛地飙飞起来，又蹿出七八米远，又飙飞起来。这是公狼的捕猎特技——三级蹿跃，在捕捉奔跑速度和自己不相上下的猎物时，这一招十分灵光。

一

按它在喀纳斯红崖羊群中的地位，它不该走在队伍的最末尾。它不是普通的母羊，它的皮毛红得像芍药，红得像火焰，是整个羊群中最风骚最美丽的母羊，是头羊古莱尔最宠爱的妻子。显赫的地位使它在羊群中享受到许多特殊的待遇。找到一块滴着露珠的青翠的草地，总是由它和古莱尔首先并肩走进去，啃吃第一口；钻进栖身的溶洞，最干燥暖和的位置总是留给它和古莱尔的；走在路上，特别是行进在草深林密的危险地带，众羊就会把它和古莱尔护卫在中间，无论前后左右哪个方向发生险情，它都能及时逃脱。今天是由于心情悲痛，它才破例地走在羊群队伍的最末尾。

它有个同它的体态一样美丽的名字，叫茜露儿。然而，姣好的体态和美丽的名字却无法避免厄运降临到它头上。

昨天深夜，茜露儿在溶洞里分娩了，经过撕心裂肺般的阵痛，一只羊羔从产道滑向世界。产后十分虚弱的它，奋力用舌头舔去羊羔身上的胎衣，渴望听到小羊羔“咩——咩——”的细弱的叫声。可是，老半天过去了，产下的羊羔无声无息。它急忙把小羊羔从漆黑的溶洞内衔到洞外朦胧的月光下，一看，原来生下的是一只死胎。它还是第一次做母亲，怀孕期间曾编织过许多玫瑰色的憧憬，它想象未来的宝贝一定也是金红的毛色洁白的脸颊，吃起奶来像强盗抢，围着它欢蹦乱跳淘气得简直让它想去咬宝贝的屁股蛋儿……没想到生下的却是死胎，黑色的死亡把玫瑰色的憧憬吞噬得干干净净。它的身心受到了巨大打击。它跪卧在死羊羔旁边，面朝着神羊峰咩咩哀叫了整整一夜。

早晨，当羊群动身赶往尕玛尔草原时，茜露儿还沉浸在悲痛之中。它神思恍惚地跟在羊群后面，头羊古莱尔几次催促它走到羊群中间去，都被它拒绝了。它没有兴趣和众羊裹在一起，它想独自安静地待一会儿。

走着走着，它感觉到腹部的奶子开始发胀，沉甸甸，鼓囊囊，很不舒服。走到神羊峰最后一道山坳时，奶子肿胀得越来越难受了，发痒发疼，就像有一群蚂蚁在上面搔爬叮咬。胸腹部憋得难受，喘气也很困难了。要是生下来的是活的小羊羔，吮吸它无处流泻的奶汁，该有多好哇，茜露儿想。突然，它瞧见离羊群队伍五十步左右远有一棵被球状闪电灼焦的枯树，也许，将肿胀的奶子在树干上摩擦揉搓，挤掉一些奶汁，感觉会好一些。它想着，便朝枯树走去。

Jiang Boyan LLC

就在这当儿，潜伏在枯树背后的黑狼三级蹿跃瞄准它扑了过来。它朝枯树走去，等于是自投罗网。羊群炸了窝似的惊叫奔逃。茜露儿还懵懵懂懂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，直到一头鲁莽的公羊慌不择路撞了它一下，它才意识到遇上了麻烦。它想跃起身转过头跟着羊群疾跑，已经晚了，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紧接着，一件沉重的物体落在它背上。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，它仍然挣扎着朝前奔跑，但就像走在沼泽地似的，羊蹄越来越滞重。它想朝正前方的尕玛尔草原跑，但右耳被狼牙噬咬住并蛮横地拧扭向左，它梗着羊脖子无可奈何地朝左边的日曲卡雪山跑去。

黑狼两只前爪搂住茜露儿的脖颈，上半个身子骑在羊背上，两条后腿踏蹬着地面，狼牙叼住羊耳指挥方向，狼尾不断抽打着羊屁股，像最高明的骑手那样逼迫茜露儿跑向葫芦石洞。

羊群早就溃散得无影无踪了。

转过一道山岬，看得见葫芦石洞了。茜露儿口吐白沫，再也跑不动了。它看见，黑狼丑陋的狼嘴从它背后伸探过来，对准它美丽的唇吻，声嘶力竭地嗥叫一声。狼嘴喷出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和刺鼻的臊臭味，熏得它喘不过气来。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震得它耳膜胀痛，头晕眼花。它四肢一软，咕咚一声瘫倒在地，昏厥过去。

三

一股凉水冲射在它的羊脸上，把它弄醒了。它睁开眼，光线昏暗，四面都是光溜溜的岩石。脑袋疼得像要炸裂，它又闭上了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它感觉到有一样潮湿毛糙的东西在拨弄自己的眼皮，它又睁开眼来，吓得心惊胆战，原来是一只毛色漆黑的狼正在用粉红色的狼舌舔它的眼皮呢。

茜露儿出于善良的羊对凶残的狼的一种本能的恐惧，惊跳起来。刚站直，右后腿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回首一看，那只脚踝皮开肉绽，还滴着血。这是黑狼把它拖曳进葫芦洞时留下的杰作。黑狼这样做还有另一层险恶的用心，就是防止它逃跑。瘸腿羊是跑不快的。

茜露儿很奇怪自己还活着。它过去曾看见过恶狼擒羊，狼总是当场咬断羊的喉管，吸食羊血；总是飞快地撕开羊的肚皮，吞吃羊心羊肝。可自己现在却还活着，虽然一只后腿的脚踝部位受了点伤，但身上其他地方都是好好的。

它又害怕又纳闷，想往后退缩，但背后是坚硬的岩壁，无路可退。它这才看清，自己处在一个葫芦形的石洞里。洞口很小，射进一缕阳光。也许，黑狼把它拖进石洞来，是要拿它做活的标本，训练半大的狼崽怎样对付羊的吧。它想

Jiang Boyan LLC